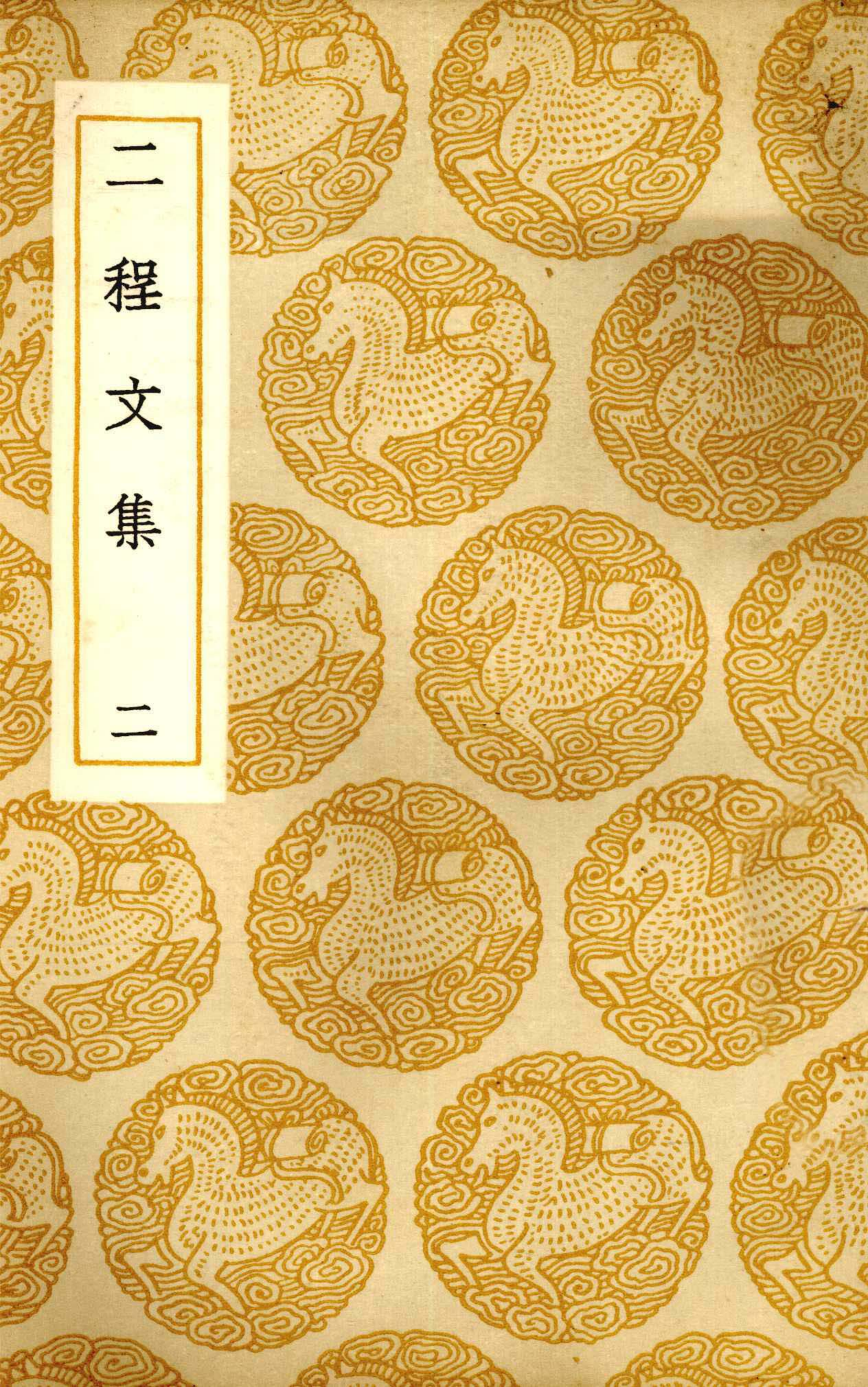


二
程
文
集
二





二程文集

(二)

程程
顯頤
撰

一程文集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日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謝。伏念臣才識迂疏。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日日准汝州牒。備到尙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恐。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人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而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猷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養一作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榘檣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開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尙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禮。只是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頤言。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斃。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己。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寘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敕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疏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

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

爲知卹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做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

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閒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閒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嫠弱。豈得

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閒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

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尙書省黃牒。奉敕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敍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敕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一作將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樸愚。惟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敕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二年春

臣頤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

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閒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採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嫺。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卽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尙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執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

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

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敕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實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卻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

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

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敕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猷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尙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臣竊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實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遑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一作俞音。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爲儒。竊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猷畝之中。實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

不願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旣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旣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尙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尙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尙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徧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

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旣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旣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頤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中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慨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後交

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覲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迹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吏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覲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旣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閒之地。闔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尙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旣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

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句崇福宮狀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敕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憂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敕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中河南府乞尋醫狀元祐七年八月

頃昨准敕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爲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尙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睿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於海隅蒼生。僻野窮谷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爲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

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字。卽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旣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詔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而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具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卽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諭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己。尙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

元符三年十月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
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謝。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
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
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二程文集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家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爲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人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卻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

正錄並合減罷。所減罷官。乞與比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每齋五閒。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嘗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為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閒為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為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舍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

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敕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敕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他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准尙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尙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勘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繫。勘立。卽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卽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旣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卽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減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卽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卻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閒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臥榻。其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修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使人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爲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爲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閒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卽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今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爲防閑。甚失庠序之禮。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鬪毆使酒等。本監探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卽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卻令國子監探察。若本監只是探察仕宦家子弟。爲舉人者。卽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卽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探察舉人家子弟。卽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舉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敕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卽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旣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

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卽不言若充軍及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驛。卽不言子弟爲卒僕。乞匄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並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且暴一罪而使之。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旣不得入齋。卽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卽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敘。威儀濟濟。卽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誦之聲。卽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卽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

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卽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閒。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敕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卻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卽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卻

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卻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卻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遣。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況淹久乎。或速或久。繫其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於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

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遷出朝廷立定齋舍閒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某年只豈有一日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閒架丈尺算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卽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充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惟欲成材之多豈以艱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卽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迹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迹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

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迹。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尊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生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卻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卻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爲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奈何。不當以此爲限。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諭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尤爲疎簡。其閒豈無墮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

月須試。又不許請假。墮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卻令講經讀史。不惟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皆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卻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人。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卻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尙未足爲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卽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敕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準備本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曾申明得旨。敕條不許。旣曰修條。卽須損益舊法。豈可卻

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卽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惟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卻令繳納。誥敕繫牴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卽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卻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卽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亦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爲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卻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擊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貨取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量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卽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爲番請召對面點抹慮目力不給卻成苟簡亦生員請益

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整會假限。辨理事節。日有牒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逐說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改試爲課。乃學校大體。當面點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目力不足。卻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爲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歷學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諭者。教諭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爲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繫令博士參預。不惟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惟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惟是欲密爲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舊條稱徭人。並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徭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旣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
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鬪毆。今刪去盜字。卽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賂鬪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合包括在內。今卻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修立孔氏條制

元祐元年十月奏狀闕

一添賜田。並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卽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歷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道。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內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僊源縣簿兼管。

一程文集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於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養魚記時年二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筋。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一無此魚之一無此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徃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橐中偶見之。竊自歎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麗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旣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并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自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耶。爲非而可戒耶。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

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閒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旣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風一作俗，一作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嫻守之寶藏之物，旣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珦題。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子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出世。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心一無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一無此上十七字。

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廩。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廩好古重道。所會皆儒學之士。旣樂嘉賓。形於詠歌。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疏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功。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論漢文殺薄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旣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旣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恣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

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謠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況。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邀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濱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邀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闕後

雍行錄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閒。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

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雜說三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也。

四箴有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之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二程文集卷之八

書啟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珦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諡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珦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珦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諡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

今未有易其名者。珂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爲限。夫聖人作諡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珂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桑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尙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愧恥。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迹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珂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頤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

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樸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願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

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珦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旣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旣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旣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

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曰。一作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尙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彙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和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末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

三尺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己。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旣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此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願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於左右。若公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

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願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洩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旣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惰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閒。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旬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

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卻錄去。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

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勅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迹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書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欲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

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句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書

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迹。以資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須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九月十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諸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羸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展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惟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悃所懷。敷宣罔旣。

又謝簡

頤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畎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末由展覲。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桑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又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旣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尙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

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又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一作陽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憲典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

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

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

卽天地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

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

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

者。性之德。卻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

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

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田中而出乎。先生以為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為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地之心。不測。即孔子之絕四。有四者。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其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謂一有竊字。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

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沈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閒口喻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處一有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卽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卽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闕之水。溉滹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敍。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關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踴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侍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

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訴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觀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旣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

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議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尙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卽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閒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

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跋并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閒。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

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人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孚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歎。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閔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

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諭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項城尉。小者鄢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彙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子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子同。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尙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於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爲衆說漂煦。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溽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才。

定親書

頤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望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閣第幾小娘子。性質資一作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蘊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

訓雖未閑而箕帚之勤願俾恭事。

